

热爱与坚守
她是大地的女儿,更是大海的女儿。她的诗与大地有关,更与大海有关。福建东部那一片海域,波浪起伏,流经福州平潭,直抵宝岛台湾,再延伸向东,泄入太平洋。叶玉琳是生于斯,长于斯,成熟于斯的歌唱大海的多情女子。她拥有一片广阔的诗歌空间,在这里,她吹着一支长笛歌唱她的大海。她自言:除了海,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这就是诗人的自况。海的女儿,信守着她对海洋的承诺。

她的执着令人感动,从书写《大海的女儿》开始,她就以她的家乡海洋为写作的母题。“在月光织成的丝绸中”,她发现美丽;在“晒盐的女人”中,她书写勤劳;在“我的大海里有激烈的风”中,她发现沉郁。她用深情的笔墨,多方面、多角度地写她的热爱。这本新作《入海的长笛》,如同当年《大海的女儿》,整本诗集只有一个主题:热爱与坚守。诗人坦言,大海一次次生出了我。应该说,是诗人以她的至诚一次次“生”出了大海。

阅读叶玉琳的作品,我欣喜地发现这份她对生活的坚守。虽然她也写别的题材,她写作严谨,也并非“多产”的诗人,但她

认真地写,饱含着爱心执着地写,写她的感恩,写她的敬畏——她把所有的智慧都贡献给了生她、养她、哺育她并使她成长的这一片无边的海域。我非常敬佩叶玉琳的这份坚守。眼下有一些诗人,他们急于求成,也速成。但难免走马观花,浅尝即止。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对于诗歌而言,更重要的是跟着“快”,而是慢下来、沉下来,忌讳的是快和浅。

有的诗人对时间和事物的感应敏捷,捕捉得快,有他们的长处,但我更认为写诗需要经久的积蓄,把诗人的目所所见,把那些日常的耳濡目染,经过沉淀和发酵,焕发为飞腾而充盈的想象。诗是可以脱颖而出的,而事实却是,诗的诞生有它沉淀的过程,一般来说,是长期思索和积累而带来的瞬间喷发。像“唯有大海不可临摹”这样的句子,像如下这样书写大海平静的感受,没有平时的观察、体验、积蕴和提炼,不经过发酵,是难以速成的:

在月光织成的丝绸中拥抱

流作家是哪些呢?公认的应是乔伊斯、卡夫卡、普鲁斯特、罗伯特·穆齐尔、赫尔曼·布洛赫、罗伯特·瓦尔泽、托马斯·曼等人。

最近我重读了茨威格的小说代表作《情感的迷惘》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》和《象棋的故事》。特别想说的是,我认为在这些最好的小说中,茨威格的水准绝对是一流的。然后我就在想,是什么影响了他在小说上没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了,说茨威格是二流作家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,茨威格在欧洲已是明星级作家。不管是小说、传

你丢了纸质书吗?

沈静 我只看纸质书。虽然它笨重麻烦,它占空间,它颇费钱,可你还是爱它,一如既往,此份钟意,从未改变。爱它淡淡的墨香,爱它轻柔的触感,爱它翻页时让人愉悦的窸窣窣窣的清脆,爱它跌落在掌心温柔的喘息,爱它合起时吹拂的暖暖气流,爱它年久发黄的褪色容颜,爱它衣钵间积攒的岁月灰尘。你爱没事就給它们排队队,拂拂尘。从挺拔的书架上,随意打开一本、翻开一页,扑面而来的,不仅是文字,更是那日日触觉。

阅读不光是体验,更是一种回忆。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历史、它的故事、它的积淀、它的哀伤、它的喜悦。你曾在何时在何处,发现了它?你望见它的瞬间,仿若一见钟情。眼中流出的美好和婉转,甜美地躺在记忆中,不曾逝去。你又是和谁、在哪里,共读了此刻静躺你侧的这本书?你是在陈旧的书桌旁,还是在孤单的操场边,抑或在颠簸的巴士上,一泻而下的月光下,在他温柔的眼色里?所有的回忆,那些关于书的点滴,都随着你打开纸张的动作,伴着风吹起书页边灰尘嘶起的嘴角而全部被打开。仿佛不小心踏入爱丽丝的花园,那些带着香味的记忆,瞬间沁满你心扉和脑海。时光荏苒,电子书风靡的时代悄无声息到来,毫不留情地吞噬掉一大块传统纸质书市场。花几百块就可买个方便实惠的阅读浏览器,甚至都不用,手机和平板电脑都可轻松实现电子化阅读。可惜这种廉价与便捷,也无可避免地牺牲并丢掉一些东西。比如,唯有打开纸质书才能闻见的独特墨香,唯有印刷在纸张上才能肆意舞动的美丽文字,那种轻轻翻页方能感受的触感。那种在昏暗小橘灯下阅读的美妙体验。那种因不小心将水洒在书页上的自责和慌乱。那种深夜把自己和书都藏在被窝里,用手电偷看小说的忐忑和快乐。那种把书平放在作业本下抽屉里,一边看书一边竖起耳朵,一听见父母推门声便匆匆推上抽屉,装作无辜看着一脸狐疑的父母的淡定。那种因太过入神,在书店里忍俊不禁的畅快,哪怕腿已站得酸疼不已,以及忍受店员鄙视的眼神。抑或是将心爱之书借给或赠送友人的欢乐和满足。这些,似乎都没有了。到底是时代的进步,还是悲哀?

以长笛奏海韵

——叶玉琳《入海的长笛》读后感

谢冕

似的灵魂,此时它是蔚蓝的这是叶玉琳诗中经常出现的海的意象,精致而不虚妄。而如下这些诗句——写海的“孤独”,写海的“伤疤”,都是平日感受积累、锻造、升腾的结果,绝非偶然之思:

留在港口的小船不可冒犯因为它能胜任春天的孤独《《世间万物都是奇迹》》写下晨曦初露的欢乐也写下荆棘丛生的海崖把仿疤锻造造成铠甲《《当我说到春天》》

一群爱海的人的集聚
一本诗集,一位诗人,引发的是一种连綿的记忆。以叶玉琳为代表,以闽东宁德这一诗人群体为中心,大抵都具有这样的特点:坚守和热爱。他们热情,有时也奔放,但始终不缺的是肃穆而充满敬畏之心,他们对生活和写作的热爱表现为对诗歌的一种神圣和尊重。在目下一些人的笔下,



灯下随笔

渴望隐居

赵松

记,还是戏剧、特写、译作,只要是 he 写的,就都会畅销。不仅有很多大众读者喜欢他的书,而且有很多年轻作家以他榜样,他的热心读者里还有像弗洛

伊德、爱因斯坦、罗曼·罗兰、高尔基、黑塞等人。但很多同行嫉妒他,常有人或明或暗地嘲讽他。还有位理查德·绍卡尔,视他为终生之敌,随时准备攻击他。要是这些人知道,与茨威格交往颇多的霍夫曼斯塔尔,曾在给出版人的信里流露出对茨威格的轻视;而托马斯·曼曾对家人



春潮

齐铁偕 诗书画

条条涟漪,抛出野性的曲线。那些长篙,怎禁得雀跃的小船。

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,父爱往往是沉默、克制的,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冷。我小时候也这么认为,甚至对他有许多埋怨。对父亲来说,也许“爱”这样的字眼,是说不出口的“留白”,于是,我和父亲之间,信件成了最好的沟通桥梁。他用两封信,化解了我心底的那份埋怨,也促成了父女间和解的道路。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年轻时精力充沛,他喜欢美食,平日里交友广泛,唯独在家待不住。

在没有手机的20世纪90年代,无数个夏夜,母亲拉着十来岁的我出门,在马路边拦下一辆黄包车,到一家又一家饭馆去找父亲,最后总能在某张圆台面旁,看到满脸通红的父亲在和朋友把酒言欢,甚至没有工夫多看我一眼。我心想,他的热闹,从来都与我无关。

日子匆匆而过,2002年高考结束后,我从中部小城来到上海读书,踏上独立生活的日子。由于母亲总跟我说:“只要读书好,

大海 柴们置于船舱,甲板停下萨克斯的演奏 某个相

有时会有轻薄和亵渎之言,在他们那里,诗歌的自由可能没有边界,但在这里,他们不曾,也不会。他们始终保持了一种对于生活的诚实的态度和用心。他们的心是博大的:我们为世界动荡而忧伤,为遍体鳞伤的大地和无家可归的儿童祈祷,痛苦深入骨髓。风云变幻的清晨,我试图举起彩笔,将血液流淌的图像,绘如蓝色的天空。

因为一本诗集而想起一个诗歌群体,那就是闽东诗群。他们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群。这些人集结在一个地区,一边是大海,大海流向台湾海峡,再往前流向远及天边的太平洋,他们拥有了博大和遥远;再往近看,这里有一道溪流——霍童溪,婉转流过海边的沙滩和渔场,霍童溪溪流蜿蜒,使这里的人们写着秀美而多情的诗篇。大海的博大浩瀚,溪流的秀丽温馨,闽东诗人拥有着让人羡慕的无边的天空和大地。

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精神的遗传和延伸。可以追溯到前辈诗人蔡其矫、刘登翰甚至可以是舒婷,他们是亲爱的同乡、前辈,是亲爱的朋友,是一个崇敬诗歌的庄严的群体。

(2025年10月21日凌晨二时于昌平北七家)

表示既不喜欢茨威格其人,也不喜欢其作品,那他们定会欣喜若狂并到处张扬的。

出身于犹太纺织业世家的茨威格,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。家庭对他影响最深的,就是父亲那种低调、务实且不事张扬的为人处世的风格。他的首任妻子弗里德利克就发现,他并不擅于享受公众的掌声,在人多的时候还会显得腼腆怯场。对于熟人来说,他平日里是个少言寡语的人,而且极少谈论自己,就连那些密友都觉得他神秘莫测。大家都知道的,就是他热衷于收藏名人手迹,喜欢旅行,广泛阅读,常给各界友人大量写信。成名后,茨威格要参加各种活动、演讲,还会提携青年作者,为他们看稿,自己的写作也在高密度持续,尤其是为了写那些传记作品需要搜集研究大量的资料,结果就是让他陷入了工作狂的状态。为此他曾自嘲是头狂奔的野猪,并渴望能过上隐居的生活。只是,

我和母亲在浙东台州黄岩的七个村庄和一个小镇生活,其中时间最久的是王林施村,一共四年,我在村里学会了下棋。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,她教会我车马炮卒和将士象的行走规则,没过多久,她便心甘情愿地成为我的手下败将。房东老奶奶的家在王林施村的中心,门前就是晒谷场,也是放映露天电影的地方。我们屋檐下有一米来宽的石板通道,比地面高出半米,夏天村民们喜欢坐在那儿聊天。聊着聊着,有人搬来一副象棋,在那里厮杀起来。象棋是两个人的对弈,但观棋的人也可以出主意,他们有的站在棋手后头,有的站在地上。起初我也是观众,从只看不说直到参与其中。到后来,有人见我出的招数不赖,输棋或赢棋的就会让位给我。没想到,不到一年,我竟然打败了全村的棋手。

1975年初春,我和母亲离开了王林施村,来到永宁江对岸的山下廊村。母亲在江口中学做了一名会计,我则插班读初二。没想到的是,江口中学卢校长也酷爱下象棋,且是江口中学的高手,母亲得知以后,把我推荐给了他。于是,一校之长和十二岁的初中生开始对弈,并成为棋友,一直持续到了高中阶段。我们的战绩是四六开,我赢的多一些。1977年寒假,县委举行全县象棋比赛,卢校长鼎力推荐了我,结果我代表区里参赛了。那次比赛有十位选手参加,我是唯一的少年。比赛采用单循环制,我最后获得了第八名,但击败了第二名,并差点逼和冠军。可是,我却输了不该输的两局棋。那天晚上,恰巧是我输的这盘棋在灯光球场挂大棋盘解说,引起了县城许多棋迷入场观战。大家一片叹息。初夏时节,台州地区少年棋类运动会在仙居召开,县体委派我和另一位选手参加比赛。这是我第一次因免费旅行,我们乘坐长途汽车,到临海以后,沿着灵江一路向西。过了白水洋镇以后,便进入了仙居县,仙居给我的印象十分简朴。这次比赛我的成绩同样不够理想,只获得第四名,而前三名才有资格参加当年秋天在绍兴举行的浙江省少年象棋比赛,那样的话我就有机会看见火车了。但我也不能不满意,因为那时我没有看过棋谱,也没有名师指点。第二年春天,县体委打来电话,再次邀请我代表黄岩参加地区少年比赛,但家长没有同意。我在那年考上了山东大学,并在上大学的路上在绍兴第一次看见了火车,随后又在杭州第一次坐上了火车。我的下一个重要象棋对手是我的导师潘承洞教授,他除了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两度领先世界,也是乒乓球、桥牌和象棋高手。

而在我读研以后,也曾学习围棋和国际象棋,却没有投入太多精力,因此水平很业余,但这不妨碍我结交棋友。其中围棋的对手包括作家余华,我们曾在他北京鲁迅文学学院的学员宿舍里下了一整天,唯一的观者是他的室友莫言。那年我二十七岁,余华三十岁,莫言三十五岁。

马年

陈曦浩

红日一轮破晓妍,万千气象满胸前。城言暮鼓碎砖梦,着力晨钟唤马年。酒染曦晖飞硅谷,携来江火焊钢船。宏图大展中华志,无限风光向凯旋。



父亲的两封信

李欣欣

和我母亲,三个人都会照料我,因此,他“以为”我拥有的陪伴足够多了,但我的来信让他“如梦方醒”,原来父爱是不可取代的。

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如此直白的表达,文字比话语更深刻——虽然我心里仍有一些怨言,毕竟时间不会倒流,我最需要父亲陪伴的那段岁月已经过去了。但那封信的出现,赠予了我一份宽慰,让我意识到自己并不缺少“父爱”这份财富。再后来,我毕业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娃……时间被日常的琐碎碾压着滚滚向前,在我收到那封信的20年后,父亲再次提笔,从小城给我寄来了另一封信。第二封信中,父亲只写了一

件事——关于遗憾。信中说,他人生中最遗憾和后悔的事情,莫过于在我的孩提时代,忽视了对我的陪伴。他细数了我离开小城后这20年的孤独与想念,虽然彼此都有联系,也相互关照着,但我毕竟远在上海,终日为生活奔波着,他所希冀的“父女独处时光”,已然是一种奢侈。

我流着泪读完了这封信,父亲是个骄傲的人,却这般坦诚地向我表达歉意,满纸皆是“父爱如山”。在回信中我告诉了他,其实我心里已经原谅了他——为人父母多年,我已深知当父母有多不易。直到这一刻,我和父亲之间才有了真正的和解,时光让我长大、让他变老,也把这份亲情从粗粝的砂石磨成了细腻的沙,在我们之间自由流淌。

十日谈
萧乾的信,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补充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。

飞鸿往来

责编:郭影